

左傳紀事本末

金  
陵  
紀  
事  
本  
末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高士奇

陳氏傾齊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莊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

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  
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  
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  
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  
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  
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  
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  
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  
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  
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  
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  
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  
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  
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  
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襄公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  
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

左傳紀事本末 卷二十二 二  
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  
盧叛十月庚寅閻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  
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也十一  
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絲而寘旃

三十一年齊子尾害閻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  
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閻丘嬰以說于我師工  
倮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  
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  
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

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

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旣成昏晏子受禮叔  
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  
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  
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  
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  
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  
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  
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初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旣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乃毀

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八年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

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  
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  
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  
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  
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  
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  
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  
有望遂和之如初 九月楚師圍陳晉侯問於史趙  
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  
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

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慕至于  
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  
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  
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旣存矣

十年齊惠樂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  
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  
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聘遂見文子則  
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  
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

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  
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  
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鉶  
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  
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  
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  
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爲愈  
義利之本也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  
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  
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

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  
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  
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  
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  
大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  
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  
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  
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此忠爲令德  
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  
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其是之謂乎

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

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補逸

晏子春秋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

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

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  
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  
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  
若夫敝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  
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  
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  
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  
爲我浮無字也

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  
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

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閔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旣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畱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旣定夕時莊賈

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親戚大夫送之故畱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事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旣往未及反于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

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馱馬之左  
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  
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  
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  
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  
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于是追擊之遂取所  
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  
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  
反歸寢旣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于  
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于景公景公

退穰苴苴發病而死

發明按陳桓子無宇生僖子乞執齊國之政操廢立之權者自僖子始穰苴之忠其亦田氏之獨出者

歟

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天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

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補逸晏子春秋景公有男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

百乘者也晏子其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

所傅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

盡其力臣敢不勉乎有車之家是一國之權臣也

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為子此離樹別

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顧君圖之 溘于人

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田謀欲廢公

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

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  
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  
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茶以禮而勿陷于邪  
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  
夫陽生敢毋使荼麇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  
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  
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  
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  
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  
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

左傳經事本末 卷二十二  
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而取齊國

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

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莒施來奔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

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

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婣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賁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

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  
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  
涓

八年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  
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  
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 或譖胡姬于齊侯曰  
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秋及齊平九月  
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  
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

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  
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  
半道使以二乘及潞廩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二月  
齊人歸讜及闞季姬嬖故也

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  
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  
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  
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  
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爲  
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

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

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闡  
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  
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  
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及郚眾知而東之出  
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  
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  
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  
不及此 甲午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

補逸

史記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  
常心害監止監止幸于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

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  
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臣士奇曰齊之有陳氏也自敬仲之奔始其終  
據齊權而盜有其國也自桓子之得政始其所  
以取民之術不過豆區釜鍾壺餐喫咻之小智  
而齊國又擅蒲魚鹽筴之饒其民貪利如鶩自  
桓伯以來五公子爭立肉骨相殘至於惠靈莊  
景罷民自奉刑政日弛百姓外敝於疆場內殘  
於刀鋸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  
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蛤祈望守之無

涓滴之惠以及民陳氏乃得以私恩小腆陰驅而固結之安得不愛之如父母而從之如流水乎且也公族之失職久矣子城子公公孫捷之徒越在草莽桓子皆反之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又不貪樂高之賞以示公於是齊之世家大族下逮貧約孤寡無不交口頌德歡欣歌舞而太公之社已潛移于媯氏不知矣凡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其術大抵皆然而其上不悟也王莽之篡漢陰謀狡智亦復類是彼亦自稱田氏之後追祖有虞而沙麓之

崩史家附會以爲巨君之祥又與鳳凰之占適  
相類陳氏盜國之術真後先一轍哉然敬仲實  
賢安羈旅辭上卿之位守禮法斷卜夜之飲是  
能抑情止欲不敢妄覬於非分者後之子孫不  
亦覲然有愧耶欒高之伐虎門也迹雖不臣未  
若陳氏之甚欒高勝猶公族也陳氏勝則媯姓  
矣權其輕重袒有左右而晏大夫端委公門坐  
觀成敗欒高奔而陳氏之勢益張矣不亦左乎  
迨陳乞陰賊高國再竄齊之羽翼翦薙殆盡荼  
及陽生簡公之際廢置俱出田陳闕止以遠間

親欲與爭衡庸有濟乎豐丘執而舒州之亂遂  
作權以利成國隨勢奪理所必然而左氏歷引  
懿氏之繇史趙之對先儒疑戰國所作非丘明  
之書豈無見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高士奇

曲沃併晉

隱公五年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夏六月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補史記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

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鱣代桓叔是爲曲

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於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邳為君是為鄂侯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

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補逸史記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曲沃

武公三年荀人董伯皆叛曲沃

桓公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  
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  
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  
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  
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  
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  
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  
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  
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  
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

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於汾隰驂絰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補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

以子見天子合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

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鬪而死

發明欒共子名欒成欒賓之子欒賓晉靖侯之孫晉室六卿惟欒氏猶爲公族故諸大夫先亡之

辨史記哀侯八年晉侵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

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強晉無如之何

左傳紀事本末 卷二十三  
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春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莊公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補逸

史記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

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

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更號曰晉侯武公始都晉

國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  
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

以禮假人

以下附獻  
公除八族

二十三年夏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  
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  
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二十四年秋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  
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五年秋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  
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 夏士蔿城絳以深  
其宮

臣士奇曰自晉穆侯以千畝之戰命其次子曰成師已與太子仇有並嫡之勢師服所爲太息於兆亂也及魯惠之二十四年晉國弗靖而別建桓叔於曲沃雖爲本大末小之戒亦曰藉之以爲公室輔庶幾緩急足恃耳而桓叔包藏禍心輒有併吞之志潘父弑昭侯而納之不克乃立孝侯桓叔死子鱣代立是爲曲沃莊伯孝侯之十五年莊伯弑孝侯於翼晉人立鄂侯六年卒莊伯伐翼平王使虢公討之晉人立哀侯哀侯二年莊伯死子稱嗣立是爲曲沃武公魯桓

之三年武公伐翼殺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是  
爲小子侯七年武公誘殺小子侯明年滅翼王  
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莊公十六年武公伐晉  
侯緡滅之周取其賂始命曲沃以一軍爲諸侯  
移都晉國傅子獻公翦除強宗吞噬諸小國晉  
於是乎始大則皆成師之裔而晉之大宗不血  
食矣此曲沃與翼爭衡之始末也平王雖弱當  
莊伯之伐哀侯猶能以一旅聲其罪而釐王貪  
滅翼之寶器竟立武公齒於諸侯之列曲沃命  
而五伯摟伐之漸開趙籍韓虔魏斯命而七國

戰爭之禍起未嘗不扼腕三歎於王鈇之失加也師服老謀深慮當日果懲其言大都耦國之害其可以已欒共子明在三之義寧喪其元不屈於曲沃可愧後世之爲人臣而懷貳心者矣士蔿爲獻公謀去羣公子始焉與羣公子譖富子而殺之繼焉又與謀殺游氏之二子未幾又盡殺游氏之族而後城聚以處羣公子一鼓而殲旃雖所患悉除然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葛藟庇根獨無所以全之之道乎殘忍陰忮若此爲真傾危之士哉

事本末卷二十三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高士奇

晉滅虞虢

驪姬之亂

惠懷之立附

桓公十年春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  
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  
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  
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  
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莊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 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

左傳卷二十四  
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  
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  
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  
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  
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  
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  
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  
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  
嚚享焉神賜之士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

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補逸

國語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

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檇杙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鄩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然則何爲

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  
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  
太宰以祝史帥豕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  
有所也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  
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  
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十九年晉取虢 虢公  
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  
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  
覺召史噐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  
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

告其諸族曰眾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乃逆宗國旣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

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  
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  
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  
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  
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  
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發明璧馬假道事公穀二傳文俱佳以其事無同異  
故不具錄

秋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  
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

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五年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之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尙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

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  
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  
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勿聽許晉使宮  
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  
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  
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  
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  
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

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以上晉滅虞號

補逸

公羊傳五年晉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

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攷異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

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穀梁以號爲郭郭君卽號公郭亡卽號亡未可

知也

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

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  
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  
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補逸

國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

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  
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憊民國移心  
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  
對曰苟可以憊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  
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  
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

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  
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  
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  
有二臯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  
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  
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  
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  
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  
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  
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

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  
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  
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天子宜咎而立  
伯服天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  
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  
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  
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我  
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  
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  
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

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

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  
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  
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  
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  
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  
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  
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  
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  
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士爲曰戒莫  
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

焉既驪姬不克晉正于秦五立而後平

史記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  
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大子乃曰曲沃  
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  
之我懼焉於是使大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  
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  
以此知大子不立也大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  
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  
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  
八人而大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

乃遠此三子

國語獻公立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徹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

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必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

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不丕鄭曰吾聞事  
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  
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  
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  
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欲吾其靜也三大夫乃  
別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  
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  
極夫人知其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  
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  
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憤

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  
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  
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  
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  
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  
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烝於武公公稱疾不與使  
奚齊蒞事猛足言於大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  
子盍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  
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  
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聞父之愛而嘉其况

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相之氛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耶抑驪姬之不在側邪公辭焉出語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爲翟相也夫翟相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

左傳卷之二十四  
二  
伐翟桓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旣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補逸國語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

以伐霍師未出土薦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  
貳也共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  
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大子君之  
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  
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薦對曰下不  
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  
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  
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  
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

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天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薦出語人曰天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臯之雖克與

不無所避。皐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與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

二年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

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  
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  
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  
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  
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  
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  
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  
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  
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

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龙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龙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龙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龙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

可取子其死之天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補逸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

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

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爲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况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

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  
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惟  
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  
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  
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  
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  
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  
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  
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臯  
可也若勝翟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

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四鄰服  
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  
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袷之衣佩之金  
玦僕人贊聞之曰天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  
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  
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  
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  
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  
雖盡敵其若內讒何

僖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

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  
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  
可勿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  
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  
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  
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  
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  
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  
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

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補逸

國語至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

不可突聞之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我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臯滋厚我戰雖死有令名焉果戰敗翟

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  
深謀

史記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大子以奚齊代之  
驪姬泣曰大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  
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  
自殺也驪姬陽譽大子而陰令人譖惡大子而欲  
立其子

國語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我固告  
君曰得眾眾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  
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

失言於眾矣雖欲有退眾將責焉言不可食眾不  
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  
也抑未有以致臯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旣許我殺  
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  
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  
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  
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  
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  
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  
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旣死其

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  
奠不殮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  
聞之乎曰然君旣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旣  
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通復故交  
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  
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  
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  
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爲之故  
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  
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

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不鄭曰吾無  
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  
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  
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  
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  
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  
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田驪姬受福乃  
寘鳩於酒置堇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  
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  
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

圍告於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於讒然款也不敢愛死惟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辜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臯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

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皐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皐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皐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皐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皐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

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  
是以諛爲共君驪姬旣殺大子申生又譖二公子  
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  
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盡逐羣公  
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

檀弓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  
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  
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  
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

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  
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五年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  
蔞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  
讓之士蔞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  
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  
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  
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  
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

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  
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  
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  
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  
乃之梁

補國語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  
逸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  
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  
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

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  
譬之如室旣鎮其藁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  
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  
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  
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  
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淵戎  
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  
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  
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  
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九年秋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

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  
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  
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補逸

國語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

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  
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  
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  
君問臣事君于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  
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養

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  
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里克  
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  
曰苟息謂何對曰苟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  
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  
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  
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  
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  
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于民  
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羣公子而奪之

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爲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不可常也不鄭許諾于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

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  
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  
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  
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  
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  
利也

補逸

國語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  
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  
爲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

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惟知  
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  
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  
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  
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  
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  
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  
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  
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死又不敢  
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

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眾所利鄰國之所立大  
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  
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  
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  
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  
苟君之子惟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  
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  
虛以求入旣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  
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  
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

厚亂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於  
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  
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  
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竝臻以君之靈鬼神  
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  
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  
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  
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做懼於君之威而欣  
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况而羣臣受  
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

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  
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  
夫子明曰君使絜也絜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  
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不君其使之乃  
使公子絜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絜弔公子  
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  
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  
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  
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  
以微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

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  
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  
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  
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  
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  
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  
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  
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  
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  
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我

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  
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  
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  
懷挾嬰瓌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  
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  
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  
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  
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  
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  
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

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  
是爲惠公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  
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  
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  
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  
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補逸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

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  
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

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  
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  
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  
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  
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  
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  
苦畏女能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  
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  
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  
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

以醢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以祠  
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  
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  
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  
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  
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  
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  
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  
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  
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

左傳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三  
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  
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國語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  
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  
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旣里丕死禍公隕於韓  
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眾  
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  
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惠公旣殺里克而  
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  
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

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僂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補國語逸國語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

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  
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  
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  
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  
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郭偃曰甚哉  
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  
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  
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  
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鬼兆於  
民矣若入必霸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

言之紀也。臆意之術也。光明之燿也。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燿以炤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秦伯使洽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欒。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勿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眾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補逸國語丕鄭如秦謝緩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

召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穆公使洽至報問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以殺丕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騅歛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丕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子使於秦可哉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

及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有之不信謀而  
困人不智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  
其行矣我姑待死不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  
曰晉君大失其眾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眾固  
不說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  
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眾安能殺人且夫  
禍惟無斃足者不處處者不足勝敗若化以禍爲  
違孰能出君爾俟我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天王使召武  
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

左傳卷二十四  
三  
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  
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  
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補逸

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

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  
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  
免王曰何故對曰長眾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  
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卽位而背外內  
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  
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

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亶亶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恆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

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

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  
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  
哉

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  
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  
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  
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  
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  
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

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

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  
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  
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  
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  
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  
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  
馬還淳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愼諫違卜固敗是求  
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  
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  
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

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  
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  
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  
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  
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  
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  
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  
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  
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

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  
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  
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  
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  
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  
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  
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爲  
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  
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  
晉于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

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

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補逸

史記晉興兵將攻秦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繫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穆公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

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  
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  
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  
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  
而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  
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  
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  
爲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  
相救以辱君命穆公曰吾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  
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

國語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曹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况臣乎公至於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旣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卽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

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  
明國之利也君雖勿刑必自殺也蛾皙諫曰臣聞  
之奔刑之臣不若教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於  
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  
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  
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  
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  
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  
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  
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

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僞言誤眾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十七年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

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二十二年秋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

左傳卷二十一  
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臣士奇曰虢脣齒相依逼在晉之南鄙而晉獻公伎很廣欲方有吞滅諸侯狡焉啟疆之志蓋未嘗須臾忘南牧也虢公荒虐不恤神主而徼福於淫昏之鬼屢敗狄師矜其武功不虞晉之欲寢處我也天奪其鑿矣虞公貪璧馬而忘

遠圖棄忠言不恤揖豺狼以行堂奧之內而更爲之先驅一之不已且再焉輕棄鄰交卒與俱斃君子觀假道之事未嘗不恨晉人之狡笑虞公之愚而利之足以敗人國家如此也獻公內夷公族外披虞虢翟相耿霍魏次第破平而以耿賜趙夙魏賜畢萬已兆三家分晉之萌至旣勝驪戎俘其美姬快心得志方且舉史蘇之爵謂其言之無驗而不知女戎之禍已芽蘖於其間禍福倚伏之機甚可畏也獻公烝於齊姜滅同姓之國絕先祖之裔逆倫害理宜有家禍至

溺牀第之言牽帷房之愛遠申生重耳夷吾於鄙而惟妖姬姊娣之所出是崇是嬖蓋天欲奪其鑿而降以積惡之罰不然以士蔭里克之忠諫何其不敵二五與一驪姬也當臯落授命之日厯涼玦離申生之不立無愚智皆知之諸大夫鯁鯁過計惟梁餘子養死而不孝不如逃之之言最爲果決罕夷曰不如違之所見亦同而士蔭爲吳太伯之策皆善處人骨肉之際者也申生仁柔寡斷恭慎有餘而智慮不足昧于小杖大杖之義不能脫然遠引將兵敗敵功愈高

而忌愈深畱連宗邑迹愈嫌而謗愈起申生之  
言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過謂逃死則父  
惡彰然不知死孝則父有殺子之名而所以陷  
父于惡者益大守株以俟斧鑕卒死新城與泉  
鳩同一冤痛吁爲人子而不知春秋則蒙不孝  
之名若申生者守命恭時則有之矣以爲能權  
則未也里克亦共世子傅也入主孟之陷怵烏  
烏之說中立祈免而殺世子之計遂決荀息能  
爲奚齊卓子死而克乃苟且全身不獨有愧於  
杜原款矣至其欲立文公可謂擇主而事者而

夷吾以賂得國怨里克之不與己而殺之非矣  
然獨惜克之不早以死徇申生也秦穆知重耳  
之仁而復惑於置不仁以滑其中之邪說舍重  
耳而立夷吾王伯之分正在於此夷吾背施辜  
德卒踐韓原之妖夢秦復歸之閔其凶飢而又  
輸之粟其誼亦厚特取其河外列城使置君義  
舉市利以歸有慚光偉耳懷公嗣立又殺狐突  
而突之死也以其子從於重耳故何以教天下  
之爲臣子者昏悖若此宜不足以長世而傳稱  
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吁此天之所以資文公也

夫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高士奇

晉文公之伯

襄公繼伯附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

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  
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  
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  
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  
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  
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  
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  
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  
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

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  
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  
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  
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  
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  
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  
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  
楚楚子嚮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  
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韃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旣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

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補逸

國語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

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箸滯淫誰能與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爲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爲然乃行

發明按文公還國事左傳與國語小異大同大都內傳簡要外傳繁多今止取國語事實之補裨內傳者餘自有全書不盡錄司空白季勸納懷嬴之說典而無理斷易繇辭亦屬傳會今不錄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

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補逸國語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

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

左傳卷二十一  
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韓非子文公反國至河合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  
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  
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  
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  
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  
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  
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眾矣臣尙自惡也  
而况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撻  
楨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

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  
於河

史記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  
至河咎犯請亡重耳投璧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  
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  
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我不忍與同位乃自隱  
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  
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  
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  
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

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  
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  
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公見  
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  
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  
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  
僕

補國語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  
逸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勸

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  
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  
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樂郤柏先  
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  
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工商食官阜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  
匱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  
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  
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

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

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繇上爲之田  
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補逸

史記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  
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  
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  
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  
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  
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  
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  
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繇上

山中於是文公環繇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  
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發明按說苑介子推作舟之僑訛甚龍蛇之歌諸書  
所載亦多異同今從史記

史記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  
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  
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  
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闕者此  
受下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壺叔說苑

作陶  
叔狐

國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  
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  
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蒞之晉侯端委  
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  
冕服旣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  
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  
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  
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

狄師伐周王適鄭處於汜

詳見子帶之亂

使簡師父告於晉

使左鄆父告於秦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

三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口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温大夫

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

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

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  
宋以其不臣也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冬  
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  
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  
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  
爲七大夫於楚

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  
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  
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尙幼後至不  
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

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

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  
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  
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  
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  
戰而霸文之教也

補國語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順先軫有謀  
逸

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  
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穀卒使先軫  
代之胥臣佐下軍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  
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  
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  
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  
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  
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  
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

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  
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  
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  
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  
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犢傷於  
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  
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  
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

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克

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

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窩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

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  
還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  
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  
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  
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  
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  
之服彤弓一彤矢百莖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  
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

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  
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  
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  
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  
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  
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  
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  
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  
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  
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

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  
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  
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  
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蔣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  
不在民矣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  
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  
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  
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  
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

補逸說苑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燂

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  
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  
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燂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  
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  
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  
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  
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  
從之荆人大敗

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履繫解因自  
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  
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  
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  
在是以難之也

呂氏春秋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  
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  
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  
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  
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

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  
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  
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  
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  
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  
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  
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伯矣  
冬會於溫討不服也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  
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  
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  
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  
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  
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  
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  
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  
行先蔑將左行

補逸

國語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  
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渝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置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

左傳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  
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補逸國語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

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

左傳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五  
始通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  
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  
擊之必大捷焉

補逸

國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

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

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

至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驩也

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籩籛不可

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僬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

援矇眴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瞶不可使聽  
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埃也  
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  
娠文王不變少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  
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  
二虢而慈惠二蔡刑於大妣比於諸弟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  
良及其卽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閔天  
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  
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

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入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臧施直罇籩餘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瞶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三十二年秦師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

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  
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  
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狄侵齊因晉喪也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  
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  
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  
生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楚令尹子上侵  
陳蔡陳蔡成遂伐鄭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  
與晉師夾泝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

左傳卷之二十五  
三  
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  
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  
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  
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  
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  
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  
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旣祥使告于諸侯而  
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  
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

圍戚六月戊戌獲孫昭子

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

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

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蹕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蹕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  
執孔達以說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楚師圍江晉生侯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  
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  
息公子朱而還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  
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  
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  
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

公賦嘉樂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

六年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七年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

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  
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  
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  
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臣士奇曰晉文公避驪姬之亂經歷狄鄭衛齊  
宋曹定秦諸國備嘗險阻以老其才凡十有九  
年卒反晉國棄責薄斂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舉  
善授能官方定物諸大政犁然一變晉國之常  
度伐原示信大蒐示禮定王示義用能出穀成

解宋圍一戰而收館穀之功齊桓以後功烈未  
有如是之赫者也然而晉伯所基惟在定王一  
舉當時天子蒙塵使簡師父告於晉亦使左鄢  
父告於秦秦伯會師河上將納王使秦得專定  
王之美則天下之望走將在秦晉之大事去矣  
曹操先得獻帝而袁紹不能爭朱梁旣反乘輿  
而克用不能抗名分所在形格勢禁自然之理  
也所以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取  
威定霸之謀於是乎在而文能聽之蓋亦賢矣  
獨其受南陽之賞陽樊不服至用師以圍之王

之姻親幾爲俘馘妄行請隧瀆亂王章而不知  
翼戴天子止諸侯之常職此非純臣之所爲也  
若城濮功高而信先軫之詭謀許復曹衛拘畱  
宛春一意敗楚而無按兵修禮之風比之召陵  
誠所謂譎而不正者耶大約文公之爲人不逮  
齊桓遠甚而其臣子犯趙衰先軫之屬亦無有  
知大體如管夷吾者是以桓能忘濱死之怨忍  
手劍之辱而文反國之後惟以報復爲事懷與  
瑰之恨則出衛君於襄牛銜觀裸之憤則責曹  
君以獻狀卒使纍於晉陽辱於深室而衛之受

禍尤烈君臣交獄兄弟相殘拂人道之經亂上下之分必如是而後快心卽以鄭之小邾不能捐棄連秦伯以伐之結釁殘民兵端不息迹文之所爲直睚眦必報之人耳子犯授璧子推自焚蓋有以窺見文之褊心而以爲不能錄功略過也世但見其能忍於豎頭里鳧須而稱之其亦未之考矣踐土作宮傳三覲之美而河陽召王功不塞咎非聖人原情文其罪魁乎襄公繼伯惟於溫覲王一事不隕家聲而導之者先且居也其他矜威恃力舉動多不中禮而敗殺之

役爲尤甚夫秦穆手挈文公而歸之晉德最深  
襄又秦之自出秦伯勞師襲遠雖有利可乘而  
大惠未泯何至興墨經之戈矯牛鳴之命忍死  
先君而快心於一擊以父言之則不孝以甥舅  
之戚言之則不義以報施言之則不恕以在喪  
不與兵革之事言之則不懷邀人於險阻則不  
仁至於敗殺不已而繼以彭衙彭衙不已而繼  
以取汪秦固怨晉晉何爲而致死於秦也若楚  
師在江不能悉索以急纓冠之義僅僅以一處  
父之師門方城而江患轉劇襄之霸功不遠愧

於乃父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五